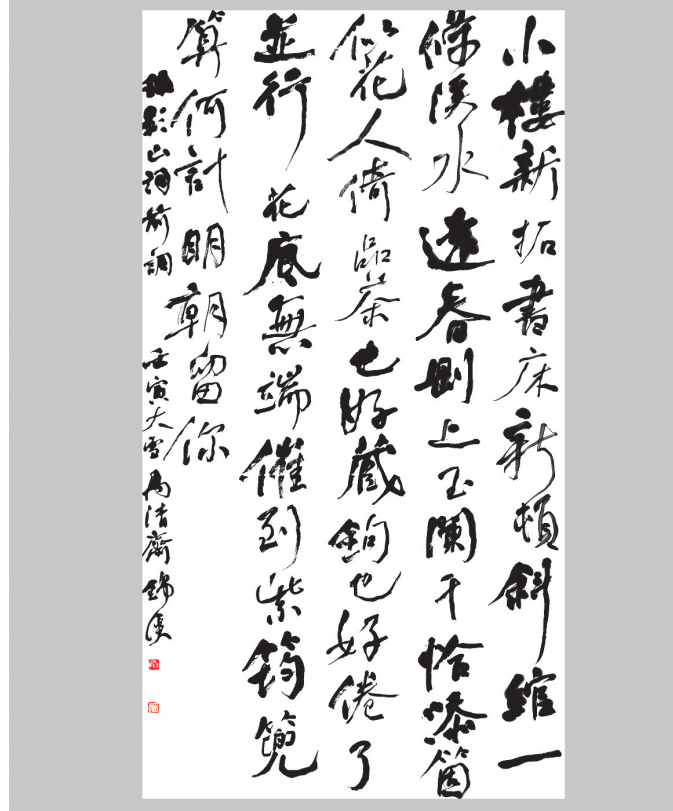


黔吟 娄山关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行书《清 草左梦 影山词 前调》 曾锦溪

小楼新拓，书店新颖，斜织一条溪水。远春刚上玉阑干，恰添个，似花人倚。品茶也好，藏钩也好，倦了并行花底。无端催到紫筠苑，算何计，明朝留你。

曾锦溪：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泉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抱石桃，春宴

胡德江

夜即湖在沙湾拐了九道弯，往“小山峡”流去，一下子天水相连，在水一方，是梭旖桃源。

一叶扁舟，千里寻缘，山重水复，遇见十里桃花，一衣带水，山水别样红。

看夜即湖万种风情，最是梭旖桃花满山崖。梭旖的桃花，是属于岩山的，只有岩石，才能绽放桃花的风情。

石头开花，岩石结果，是岩石与桃花的爱情。岩石，凝聚了岩山人的苦痛，如果没有劈石花开的追求，哪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风流？梭旖，凝结了岩山人比岩石还坚定的忠贞，即便粉身碎骨、流血舍命，也要看见桃花满山崖，那是生命绽放的“绒花”。

在梭旖，岩石与桃花是一段前世今生的缘。好像是岩石经历了一场生生死死的苦难，就为等待一场桃花绽放无边的灿烂。岩石是岩山人的化身，即便脚下的土地贫瘠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，也要“愚公移山”，下到河湖里背泥，上山填土，一个岩包一窝泥土，一窝泥土一个树盘，一个树盘就是一个胎盘，孕育满山桃花。春天里，一枝枝桃花从一丛丛岩石里横斜出来，岩石抱桃，桃依岩石，山花烂漫无边。

一首山歌从山崖湖畔飘来：“天上太阳亮铮铮，地上石头硬生生，只要哥把妹来歌，哥是石头妹抱热。”

石头深沉，桃花深情，石头桃花立体交融，在天水相连的桃花源，相知相守千万年。

我的家，在那山旮旮里头，春天里桃花开满山。多少年了，自从大水淹没了梭旖村庄，何处是家园？我的父老乡亲，把家搬在半山岩，有专家认为那是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。我的父老乡亲，泪水比石头还硬，他们视石为土，守土为命，猴子爬岩，背土填土，客土造地，刨土种桃，在群岩林石里打造一片生命的花果山。

梭旖，演绎一场梦想家园的神话。桃枝要表哥跟她到外省去打工，表哥不去，他要种一坡桃花，等桃枝回来。表哥用外婆家最后一棵蟠桃树，剪枝嫁接梭旖桃，外婆去世那天，对表哥说，么儿，不光要嫁接蟠桃，也要把桃枝嫁接上去，桃枝是你将来的媳妇。表哥在半山岩上种桃，拉拢村里一帮穷汉，拼一股子骨气打造花果山。

外婆托梦给表哥，外婆坐在岩头上哭泣，哭她年轻时的情人，泪水像下雨，外婆哭成一棵苦桃树，满天飞起桃花雨，桃花雨飘进岩旮旯，变成满岩旮旮桃，桃花开满山，半山岩有吃不完的蟠桃，人们长命百岁。

表哥白天黑夜上半山岩种桃，人们也纷纷上山爬岩，击石砌树盘。一个岩窝一棵桃树，一棵桃树一个树盘，一个树盘一个胎盘。这树盘，就是一棵桃的胎盘，蓄满水土肥力，孕育桃苗茁壮生长。满山的树盘，就是母亲的胎盘，营养着满山的生命精灵。日新月异，人们击石爬岩，树盘跟着种树人慢慢向山上移动，桃苗树盘渐渐爬满群岩林石，锁住半山岩的水土。

十年后，半山岩蟠桃封林，满山蟠桃红遍夜即湖，成了喀斯特山区独特风景线，全国各地游客涌到梭旖村，夏天，夜即蟠桃，春天，赏夜即桃花，表哥取名叫抱石桃。

半山岩上，岩山花红遍，桃花掩映石头房子。夜郎人家，烟火兴旺，人面桃花笑春风。表哥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，面对十里桃花，等待桃枝归来。

不想表哥在开船运桃途中，翻船落进夜即湖，那天，雷公火闪，大雨倾盆，表哥连尸首都找不到，老人们说，他已经变成一堵岩，守在夜即湖边。他变成了山神。

桃枝回来，满脸桃花泪，跳水去寻找她的表哥，无踪无影，好像化着了夜即湖里飘零的花瓣，随水而去。于是留下有关家园爱情的诗篇。

吻春风万里，惜花瓣漫天纷飞。一对情人，在岩山桃源摆春宴，桃源煮酒，酌乡情，酌乡愁，酌十里桃花。桃花迎春，迎春风，迎春水，迎八方贵客。有人说，那对情人是表哥桃枝的化身，是表哥桃枝传承的儿女情长。我看见那对情人，好像抱石桃，石怀抱桃，桃依靠石，在笑着一湖春水，笑看桃花满山崖。

梵净山下云舍间

弋舟

弋舟：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，《延河》杂志社副主编，获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新人奖等。创作有短篇小说《出警》《随园》、中篇小说《所有路的尽头》等。

的用意。并且，也倏忽落实了我那种将一段旅程视为为了“前世今生”般运行的心理密码。是啊，此行于我，不啻“返乡”，那的确是“空间性的时代主题由此获得永恒往复的时间维度”啊。

肖江虹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：停下脚步去盯着那些陈旧的事物，这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在前进。但是在行走的时候，不要忘掉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美好的东西，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走。

好吧，此行还有两天，我也将“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走。”

三

来到中南门古城的时候，欧阳黔森，东西，许春樵，何子英，杨海蒂，冉正万，此行的一众师友都聚齐了。师是“旧师”，友也是“旧友”，但我们要带着“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美好的东西，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走。”

这，不，进得这修旧如旧的巍巍古城，我们首先就停下脚步，驻足于周逸群纪念馆。年轻的革命家，在馆内悬挂的照片中英气逼人地注视着世界。是的，在我的感受中，他注视的是世界，而非“我们”，我们何其渺小，而唯有“世界”，配得上他如此的注视。毋宁说，他就是凝望着时间，从旧的时光里，穿透岁月，望向永恒新的时光。于是，我在此刻也明了新与旧的辩证，不知旧，焉知新？

古城内的欧阳黔森文学馆是新的。但一个人，如果没有经年累月的积累，如何才配得上一座新的文学馆？黔森先生已是贵州的一张文学名片，这位前辈，走上文坛之前是一名地矿局的测绘工作人员，每每读到他的作品，我都有着顽固的想象——那每一个字，都是他于行走中测绘出来的，那还不仅仅是跋涉，那还是精确的丈量，所以，在他的笔下，才能江山如此多娇。

四

梵净山，终于与你重逢了。但秋雨霏霏中的你，却让我感到如此地陌生。我们坐着缆车上山，坐着缆车下山，这一上一下之间，给我的陌生感找到了些许的依据——或许，只因我并未与它作别过，或许，我的陌生只源于从来“身在此山中”。它“立天地而不毁，冠古今而独隆”，从来就该是这样亘古的样子，而我们的陌生，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距离永恒太远。

天公不作美，天意又何其美。栉风沐雨下得山来，雨水收敛了。但这新的去处，却全然不在“下处”。它在云间，它名“云舍”。这“上下的倒错”，骤然理顺了我“新旧的颠倒”。没错，它全新是新的，是新的时代里新的山水，是新的时代里新的人间。这人间，以“云舍”之名，注解了“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”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(村)”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等一大串荣誉，如同一个标准的答案，写在时代的问卷之上。它新得毫不突兀，新得清清楚楚，它镶嵌在亘古不变的旧之中，但却焕然一新地明亮着。于是，它新得不轻浮，它新得大从容。

走过那条“人间最短”的龙塘河，驻足村头的神龙潭岸边，雨后的世界，山水交融，水天一色，端的就是胜过金山银山的绿水青山。

这里是贵州，这里是铜化，这里是梵净山下云舍间。千山万水中，它蕴藏着新时代的大数据，新旧之辩证，于此正如一色的天水，交融的山水。或许，这也是我们参悟新时代与新发展真谛的一块灵地。(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)

名家档案

铜仁必定是来过的，因为在记忆里，“立天地而不毁，冠古今而独隆”的梵净山，一经身临，岂能不下它巍峨的山影？但是，行前我刻意不让自己追念那次行程的确切日子，我只想怀有一种“故地重游”的心情，踏上这一段新旅。不是吗？即便那一次结缘铜仁的日子，能够被我清晰地具体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充其量，也只是此生的经验，而“故地”的心情，却会让我有了前世今生一般的憧憬感。这当然有些矫情，但对我也当然重要。每每，去往我在意的地方，我都希望般地别有心绪，仿佛不如此，便是挥霍了宝贵的机缘。就这样，我与今生的某些宝贵时刻，便常常有了生生世世的相逢。

落地的机场是有记忆的，曰“铜仁凤凰机场”。这机场的命名，系着两地，本来就独特，记下原本不难，但“憧憬”着，我还是有了淡淡的恍惚之感。对，我不是落在了首都机场，不是落在了虹桥机场，不是落在了一块不容分说的地方，而是落在了某个“似是而非”的地方。这样的感受绝无不敬之意，反而，对我来说，这还是美好的致敬——或许是深秋沉郁的天气使然，它有着云蒸雾霭一般的诗意。

接机的是老友刘照进。我们相识的时候，他主持着一份叫做《乌江》的文学刊物，如今，他主持着一份叫做《梵净山》的文学刊物。这，又像是“前世今生”的转圈了。照进依然单薄，让我不至于感到往昔太过遥远，我们并肩走着的时候，我却依然觉得是行走在时间里，而非机场前那一小段可被脚步丈量的距离中。

在车上，大家不免就要寒暄上一次来铜仁的旧事，我平静地应答着，生怕旧事被充分地谈论后，变成了新事。那样，此行就只能是一次新上加新的冗余之举了吧？但窗外的风景却完全是天地的旧模样，这同样是一个致敬，“地面起伏不大，一般相对高差200—300米，喀斯特发育，山峦叠嶂，河谷幽深……”百度词条里所描述的铜仁地貌，乃至大地上、天地间那些本来的图景，就是应当如此地旧，如此地天荒地老。

志杰敬来了，我的这位鲁院的同学，我的这位旧友。肖江虹驱车从贵阳来了，这也是一位旧友。看到他们走向我的那一刻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从旧照片里走出来的人。我知道，今晚怕是要醉了，并且，这一醉也不会是新醉，而是一场时隔久远的旧醉，恍兮惚兮，就未曾醒来过。

二

醒来时，满眼的祥瑞与满眼的狰狞。我这是被肖江虹带到了侏文化博物馆。上刀梯，过天桥，下火池，开红山，下油锅，踩红钟，衔靶齿，吞钉子……一路观摩下来，我的三魂七魄必然只能去往了比旧更旧的地方。

馆真是好馆，规模可观，据说侥幸躲过了避让高速公路需要搬迁的命运。还好还在，真的是留存了“旧”，这就是留住了文化的本源，留下了创造性继承的根脉。

肖江虹的《侏面》丰厚饱满，深怀乡愁。在归来的游子 and 最后的侏面师之间，展开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对话，表达着对生命安居的诗意想象。“返乡”这一空间性的时代主题由此获得永恒往复的时间维度。

这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给肖江虹《侏面》的授奖辞。一瞬间，我理解了他一大早就我进博物馆

每个洞。寺庙、道观直至书院，钟磬声有水纹的韵致，唤醒各种各样的灵魂。

我们这些小象都有一双媚眼，一副好嗓。个个是发达时代的抒情诗人，婉转或高亢，清纯简单或意味深长。女主人乐得像荷花，摆起露天长桌宴，小象们学会赖奇赖奇[注1]，表达谢意和暧昧，咽酒咽酒的高喊声，震亮她的长木屋和大院子。直至把抒情变成吵架，又把吵架变成了天性十足的一唱一和。

一群小象清醒过来，太阳早已不见了，远山不见了，田园不见了。也不知道大象们是否平息了战争，是否战胜了病毒和暑气，是否成功越过大王滩。夜深时，只见星斗满天，银河灿烂。北斗七星下面，清风送来阵阵浪声，正是隐隐约约的三门滩。

从那片屋顶看去

有那么一夜太狠，黑瓦房下，杉木的险脸闪动而痉挛，叫喊而消逝。

有那么一夜，冲天火柱叙述一场淳朴与粗暴的冲突，焚掉传统与现代的死结。

八年前，重大新闻，让我知道有一个伤心透顶的报京。

而当我们真正到达，三声炮响，三百年层层叠叠的木楼浮现，三百年承旧纳新的歌声萦怀。

从那片屋顶看去，瓦砾和石坎上还印有火痕，泉井和森

林还映着火光。当然，莫嘎嘎树还在，芦笙场还在，“三月三”也还在。

当我从那片屋顶看过去，人字顶的青瓦铺展一幅福人气，橙黄的墙壁仍是杉木生香的底色。

除开多余的火，火塘里的火种还在，村子里的炊烟也还在。

昂扬的芦笙穿透新鼓楼的九层飞檐，那些歌舞的女子，又绽开了白净的笑容。

进入一段视频，一行白头巾摇晃，蓝衣衫摆动，长长的银项链就在胸前响着节拍。

邀我们坐下，两尺宽的长桌对面，一双生动的手伸过来，除了用牛角敬酒，我在想——她们是怎样在水塘边洗过葱，在稻田里捉过鱼。

怎样向情人赠送竹篮或芭篛。我还在想，她们的歌里反复出现一句“沙啦啦的杨柳，啵啦啦的水”[注2]，是有意让我听懂？

那么好，肯定有一种情愫深藏其间，就像莫嘎嘎树上那双神秘的鞋印。日头西下，离别自然有些黯然，回眸更添几分凄恻。

从那片屋顶看过去，从村口到我的脚边，还在回响“沙啦啦的杨柳，啵啦啦的水”。

【注1】 赖奇，侗语，“好吃”的意思。【注2】 流行于黔东南北部侗族的情歌句子。

喜人的茶讯

叶辛

名家档案

叶辛：著名作家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经典，《巨潮》三部曲入选“百年百部红旗谱”。还创作有长篇小说《家教》《孽债》《华都》《圆魂晚》等，散文集《叶辛的贵州》《云山万里满眼春》等。

中午时分，炳曜来过一个电话，我没接到；正忙碌着，也没顾上给他回电。

到了傍晚，他又来电话了，劈头就问：“你回到家里了吗？”

我说刚从外面回来。他又问：“晚上出去吗？”

“不出去了，你有什么事？”我忍不住问。因为从他的语气中，似乎有事。

“那好”，他以干脆利落的语气道：“你不出，晚饭后来。大约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。”

炳曜是我的校友，55年前和我同在贵州插队。我们在同一公社当知青。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了，我追着他问：“这么急，你遇到了什么事？”

他在手机上笑得乐呵呵的：“还能有什么事儿。安顺的老汪寄茶叶来了，他发微信叮嘱我，说叫我收到茶叶，当天就让我给你送来，我中午前收到茶叶，马上联系你，这会儿联系上了，我得送过来。”

炳曜的家离我家有点远，怪不得他说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才能到我这儿。

我就和他客气，说：“茶叶我们明天一起品，你就不要连夜送来了。”

“不行”，他一口回绝，“谁叫你去年写文章，说老汪的茶叶质量就是好，就是过了清明才寄，不能算明前茶了。他在微信上说了，一定让我今天送到。”

“呃……”我也没话说了。老汪也是我的朋友，只因熟悉，我就在去年的小文中提了一句，说春天的茶讯，讲的是一个节气，江南文人崇尚的是雨前茶，明前茶，喝来滋味大不同。

不料老汪不但读到了报纸上的文章，还让炳曜给我传话，说他一定听取我的意见，作出改进；果然，3月28日，离清明节还有整整一个星期，他把安顺乡间的春茶寄到上海来了！

炳曜是晚上八点走进我家的，一边把茶叶递给我，一边对我说：“我收到以后就迫不及待冲泡了一杯，你的话不错，明前茶味道确实不错，很香的。不信你尝尝。”

我也不客气，当即用净水烧开，泡了一杯茶。炳曜让我喝，我说晚上不喝绿茶，喝了睡不着。他又把眼睛瞪大了，问我：“那你泡来干什么？”

我说闻茶香，春茶自有它那一股馥郁沁人的清香，幽幽然，混合着贵州山地泥土和春的气息！

于是，我们两位55年的老友，闻着茶香，回忆起了和贵州有关的往事。

这天夜里，我把凉了的水倒掉，又加了一道开水，放在床边柜上，闻着茶香入睡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贵州乡间的茶农，抢着节气，把明前茶送进了市场，送到了茶客们的杯中，这是喜人的茶讯，我觉得也该及时地让读者朋友们知悉，愈加喜欢上贵州山地的春茶。

水静，是一种美学原则，原创的。水平，则是一种修养，称之为上善，某种品德必须的象征。

初来乍到，我的心里当然是感动那份直观的蓝，以及呼吸时清透的绿。

爱水上画廊和街头侗歌，与盛装的妹子欢快留影。最终荡漾一幅华丽自由的动画世界。

而水一旦舞起来，就已经不是昨夜那些情景了。及物的花枝招展，现实的锣鼓喧天，芦笙响起时步步生情，涌动的脸庞交相辉映。

水一旦舞起来，天兵天将下凡，水族通通上岸，人神共舞，满城狂欢。然后，数十条龙舟把满河汉子激发，人性与水性极度翻浪。

再换一种水性，波光也就拾级而上，抚摩飞檐石壁、树枝与回廊，摇曳在

水一旦舞起来 (镇远三章)

■ 喻子涵

水一旦舞起来

我终于发现，水一旦舞起来，一个汉字唯独属于这里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五笔电脑再怎么也打不出。

最后我才知道，湄阳河的水显然是有态度的。

三门滩

潇水出城就不是水了，像一群野象，沿河迁徙。

来到猛溪野性大发，狂奔了一个大弯，一连蹦起三门滩、大王滩、大王滩。

三门滩是第一个关口，心中的小象出了轨，掉了队。

进了苞谷林，没入一片蕉丛，掩饰一种情绪。

贪玩的小象，面对连天碧荷，看荷花怎么苞蕾、怎么盛开、怎么结出莲子，俨然一个妇产科医生，也貌似专家高谈阔论。然后把荷叶举成一座亭子，顶起烈日，再虚着眼睛看远方有没有诗。